

衢州——曲阜——建水，三地一脉

许彤

儒学万里行

春夏之交，麦浪金黄，美如梵高油画，风从江南丘陵、金衢盆地吹向华北平原、云贵高原，挟带着不同地域的气息，一种湿润，带着樟树与春茶的清香；一种浑厚，混着泥土与麦穗的芬芳；还有一种柔爽，夹着暖阳与云朵的心意。

5月下旬，从古城衢州出发，我随市政府咨询委课题组同仁们先是飞抵运河之畔的山东济宁，旋即驱车至其下辖的曲阜市拜谒孔庙；6月上旬，我与友人行旅滇东南，途中有幸结缘一座宝藏古城建水。

这是一条被无形之线、有因之缘牵引的轨迹，它串联起儒家文明在中华大地上三处最为深沉有力的“心跳”：原生圣地曲阜，南孔圣地衢州，以及西南边陲奇迹般存在的全国第二大孔氏文庙所在地建水。当我，一位生长于衢州的写作者，在丙午年这个初夏，如此密集地用脚步丈量、以心灵叩访这三个地理坐标时，才真正触摸到“泗淙同源，南北同宗”八个字背后，那滚烫、坚韧、绵延而悠长的文化血脉，感受到那跨越山河坚韧的文明力量。

缘分之线，有时细若游丝，有时却坚韧如绳。

5月28日，当我肃立于曲阜孔庙那千年古柏的浓荫之下，指尖抚过金声玉振坊上被风雨磨润的石刻，心中回想起的竟是钱塘江的潮声与衢江的桨影。短短6日后，我从衢州飞向两千里外的彩云之南，最终驻足于一座被称为“临安”的古城——建水。这趟旅程，极像一场被无形之手牵引、横跨大半个中国的“儒学寻亲记”。



建水文庙。 资料图片

橘颂

许彤

刊头题字：王蒙

一 济宁、曲阜与衢州：文明源点的厚重回响

街头五彩缤纷的色泽，是孔孟故里济宁给予我的第一印象。无数造型各异的小电动车，游鱼般在街巷灵活穿梭，构成一道道流动而鲜亮的风景。一种奇异的亲切感，悄然漫上心头——这市井的生机，这生活的热望，竟与衢州水亭门外、北门街区的烟火气如此神似。

难道，这仅仅是巧合么？直到我们驱车前往“水泔故里”梁山县，道路两旁笔直挺拔的杨树如肃立的卫兵，守护着一望无垠、等待收割的金色麦浪，我才恍然大悟：这贯穿南北的，不仅是风是树，也不仅是山川河流，而是一条绵延八九百年、清晰可见的华夏文化脐带。

杨树与麦田，像一首凝固的史诗。这雄浑、辽阔的景象，充满土地的馈赠感、时间的沉淀感，它让我联想到北方儒学那种根植于农耕文明、强调秩序、注重传承的深厚底蕴。麦浪翻滚，年复一年，如同儒家思想的代代传承。

回望建炎二年(1128)，那场风雪掀起这条脐带上最初的震颤。金兵铁蹄南下，宋高宗仓皇南渡。孔子第48世嫡孙洙、衍圣公孔端友背负典籍以及先祖孔子与元官夫人楷木像，率族人扈从南行。

从山东到浙江，这个家族将祖先留下来的礼制、谱牒、祭祀和记忆搬到另一片土地衢州，建起孔氏南宗家庙。自此，衢州虽不是孔子出生的地方，却成为孔子后裔近九百年来生活的地方。曲阜是阙里，衢州被称为“东南阙里”。

此后，孔氏大宗分为南北两支：留在曲阜的为北宗，守着祖庭的巍峨与正统；南渡至衢州的为南宗，在江南烟雨中扎下新的根系。“泗淙同源”，源在孔子；“南北同宗”，宗在血脉。这一切，是历史的巧合，更是文明在颠沛流离中展现出的惊人韧性，就像被风暴带到远方的种子，依然扎根发芽，长成参天大树。

2026年5月28日，我平生第三次来到红墙黄瓦、古柏夹道的曲阜孔庙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就读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期间，我便与同学们来此研学。此番，沿着中轴线一路踱步向北，我想起默念在心的一组数字：占地约14万平方米，九进院落，466间建筑……伫立于金声玉振坊下，仰望九脊

岂料，缘分之旅并未就此止步，它以更出乎意料的方式向西南延伸，直抵云南建水。仅隔6天，我踏上建水的土地，穿过比北京天安门早建28年、“雄镇东南”的朝阳楼，沿着临安路，走过朱家花园、学政考棚、临安府署，踏入占地7.6万平方米的建水文庙时，巨大的震撼瞬间攥住我的全部感官，平日里熟稔的文字全躲了起来，只剩一片空白的动容。

眼前的景象，哪像是在边陲？分明是中原文明在西南腹地开出的惊世奇葩！建水文庙是全国最大的地方性文庙，规划完整，规模宏大，占地45亩的泮池（又称“学海”）烟波浩渺，洙泗渊源坊直指曲阜文脉，气象远超诸多中原名邑的孔庙。

从衢州到曲阜再到建水，这趟旅程像极了一场精心编排的“寻根”仪式：北方的厚重、江南的灵秀、西南的神秘，都指向洙泗之滨那位弦歌不辍的孔夫

重檐的大成殿，我感到一股强大的源头力量。这里是儒家文明的母体，一切文章、礼乐、道统皆由此生发，它以超大体量尽显儒家圣地的庄严仪式感。古柏参天，殿宇连片，石碑林立，每一块砖石都承载着两千五百年的时光重量。那份厚重，由华北平原的泥土垒成，由历代帝王的封诰叠成，更是由十万座孔林坟茔的寂静凝成。

与之相比，我自小熟悉的衢州孔氏南宗家庙，占地仅1.4万平方米，像一组精心移植、精巧雅致的江南盆景。思鲁阁前的一缕青烟，总带着对北方故土的思念。孔氏族人已在衢生活很多代，他们仍然念着鲁地和曲阜，想着那些没有一起南渡的先辈，并且不停地朝着老家的方向回眸再回眸。

元代，面对元世祖忽必烈让其回曲阜承袭爵位的旨意，孔子第53世嫡孙孔洙，慨然以“先祖坟墓在衢，愿守其祀”为由，将衍圣公爵位让予北京。这一让，让出政治光环，也让南孔彻底融入江南市井烟火，儒家文化自此生生不息于民间。孔氏南宗在江南传授经学，兴办教育，使得儒家文化变成衢州的一部分，也使得衢州成为东南儒学走廊上当之无愧的核心枢纽与耀眼明珠。巡演百场的音乐剧《南孔》，讲述的是孔洙让爵故事里蕴藏的文化风骨。源自山东洙泗之滨的儒家正脉，就此深深流入浙江钱江水系，完成文化地理上一次悲壮而伟大的迁徙。

两座城市的缘分，远不止于文化根脉和庙堂典册，还深深地浸润在市井巷陌的毛细血管中：我吃惊地发现，两地的车牌号是H，从鲁H到浙H，初看是字母的奇妙巧合，细思是两种地域气质的鲜活映照。两地百姓都喜食辣味，济宁的辣是鲁西南的豪放，辣子鸡、齏肉干饭透着平原的酣畅；衢州的辣是四省交界的鲜猛，三头一掌藏着古城的灵秀。一北一南，风味迥异，骨子里对浓烈滋味的追求却出奇地一致。城市的性格，有时候就藏在当地人愿意放多少辣椒在菜肴里面。

一边是“孔孟之乡，运河之都”的厚重与江湖气，梁山好汉的雄风仿佛还在微山湖的水波里回荡；一边是“南孔圣地，衢州有礼”的温婉与书卷气，儒家礼义融入吴越的灵秀和徽州的雅致。它

二 建水文庙：西南边陲的文明奇葩

建水古称“临安”，这名字让来自浙江的我顿感亲近，仔细琢磨，它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文化隐喻：南宋偏安杭州称临安府，是国都南迁的伤痛记忆；而云南建水这座同样叫“临安”的古城，自元代起便是滇南政治文化中心，更有“文献名邦”“滇南邹鲁”之美誉，是儒家文化向边疆强力辐射、落地生根的辉煌见证。当地有“临半榜”的说法，意为云南科举考试中，临安府的中举者竟占全省半壁江山，文教之盛可见一斑。

自元代以来，大量中原移民、仕宦、军屯涌入云南，将儒家礼乐、科举制度、建筑形制带到此地。建水文庙的兴建与历代扩建，既是地方官绅崇文重教的体现，更是中央王朝“以文化

三 归途：文明长河的永恒奔流

子。儒家文化从来不是僵化的教条，而是一条流动的河：自曲阜发源，浩浩汤汤；在衢州分流，润泽江南；于建水等地开枝散叶，滋养中国大地。它历经战火与离乱，跨越平原、山川和高原，却始终守着仁礼之核，有着包容多元文化的强大适应性。

眼下的衢州，正值初秋，孔子诞辰2577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。那日，我先到孔子文化公园，仰望着国际知名雕塑家吴为山创作的9.9米高、以神写形的孔子青铜塑像。孔子面带微笑，静静仁立着，长髯垂胸，双手合于胸前，目视远方，温润儒雅，精准呈现《论语》所述“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”的状态，兼具慈善、仁爱、和谐的气质。我自然想起两千五百年前的杏坛弦歌，想起南渡的车马载着文脉立足三衢大地。阵阵秋风吹过，雕像的衣袂似在飘动，那些刻进《论语》的字句，仿佛从泛黄的书页里飞出，落在脚下这片千年儒风吹拂的土地。

再一次来到一街之隔的孔氏南宗家庙。漫步青石板路，这里的宁静不同于曲阜的肃穆、建水的恢弘，是一种浸润到骨子里的家常气息。从前，我以为“南孔”只是地域性文化标签，走完这三地才明白，它更是一个独特的视角，一段不同寻常的路程，让我看到文化的生命力从不固守一隅，而在流动、在适应、

们同根同源，却在漫长的地理分隔与人文浸润中，长成迥别的风貌：一个如黄钟大吕，一个似江南丝竹，同谱《论语》乐章，韵味却截然不同，就像同一位母亲的两个孩子，一个继承父亲伟岸的身躯和洪亮的嗓门，另一个传承母亲清秀的眉眼和温婉的性格。

作为孔子故里，曲阜处处留存着儒家文化印记：尼山是孔子诞生地，鲁城街道坐拥孔庙孔府，洙泗书院是先贤讲学旧址；阙里社区、鲁源新村、“和为贵”调解室，乃至大成路、大同路等地名，无不藏着儒家文化的内核。衢州与济宁，这两座因孔子结下奇缘的城市，以不同的风土人情，共同诠释着儒家文化强大而柔韧的适应性：南方的灵秀浸润了“礼”的婉约，北方的浑厚夯实了“仁”的根基。它们像一条大河的上游与下游，共享着同一源头的活水，却灌溉出两岸不同的风景。这“泗淙同源，南北同宗”的故事，不仅是历史佳话，更是生动启示：伟大的传统，正是在不断的迁徙、融合、适应与创新中，获得永恒的生命力。

缘分之妙，还在于它总在不经意处结网。5月28日，我在曲阜市时庄街道耕天下社区，亲手完成一幅孔子线刻版画拓印图。灯光照耀在木刻圣像上，我取来素白宣纸，以墨汁为媒介，纸与木瞬间贴合，如肌肤相亲。木纹的肌理、刀锋的走势，都透过薄如蝉翼的纸背清晰显现。

墨色在宣纸上缓缓晕开，像一场唤醒。每一次按压，都让木雕深处的线条从时光里浮现：唐代吴道子版的孔夫子，头戴儒巾、身着宽袍、谦恭揖手，细节契合“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”的儒家气质。墨香混着老木头的气息，是千年文脉与此刻呼吸的交融。整个过程缓慢而庄严，像一场寂静的祭礼。当最后一寸衣褶的线条被墨色捕捉，我揭起宣纸，先师的容颜带着木质的温润与墨的魂魄，定格在尺素之上。

这一刻，南孔与北宗、衢州与曲阜，在宣纸上完成最深沉的拥抱。我想起孔端友南渡时背负的典籍，想起楷木像，想起后来在建水文庙看到的塑像——它们本是同源，却在不同水土中，展现出不同的表情，此刻都汇聚在这方寸拓印中。

人、经略边疆”的体现。如果说衢州的南孔，是儒家文明在王朝更迭、衣冠南渡的悲壮中保存下的一脉书香火种，是“礼失求诸野”在江南的婉约呈现；那么建水的文庙，则是儒家文明在帝国疆域开拓、移民实边的宏大叙事中，主动播撒并在异质文化土壤中蓬勃生长的文明样板。

走在建水文庙的甬道上，多民族游客的欢声笑语与孩童诵读《论语》的琅琅书声交织。身着汉服的稚童正在举行“开笔礼”，稚嫩的诵读声里夹杂着彝语、哈尼语的呼唤。这种多元文化与正统儒家的共生，是建水文庙最动人的特质——它是一部凝固的建筑史，更是儒家文明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的载体。

在与异质土壤碰撞后的新生。“泗淙同源，南北一脉”，源在北方，脉早已遍布八方。

孔氏南宗家庙屋檐上的风铃发出声声轻响，衢江的水汽、北方的麦香、滇东南的阳光在此刻交汇。案头的孔子拓像，墨迹已干，线条愈发清晰，它像一幅特殊的地图，标记着文明穿越时空，在断裂中延续、在离散中凝聚的轨迹。从南宗到北孔，从阙里到临安，这条蜿蜒万里的文化血脉，我何其有幸啊！用脚步丈量，用笔墨记录。

从衢州的“东南阙里”，到曲阜的“万仞宫墙”，再到建水的“滇南邹鲁”，我走过的不仅仅是中国版图上的三个点，更是儒家文明传播、流变、再生的三条典型路径：“根”为曲阜，深植于华夏文明的源头泥土，庄严肃穆，是朝圣的中心；“脉”为衢州，主干在历史风雨中被折断后，于温润江南生出的新枝，是孔子文化融入日常的典范，亲切可感；建水则像一座文化“桥头堡”，是儒家文明向西南边疆辐射、与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前沿阵地。

这三地，虽远隔万里，却共同承续着同一条文明脉络，让古老的儒家思想在不同的土地上，绽放独具气质的文化之花。

（作者系衢州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、衢州文史研究馆馆员、二级教授）



衡水绕城岁月长

石

作为福建人，我因为工作关系数年间七次来到衢州，每一次都被这一方山水打动。初来时印象最深的是一句市井老话：“不识水亭门，枉为衢州人。”这句话质朴无华，却凝住了衢州人最深沉的故土情结。对这座千年古城而言，水亭门从来不是一处寻常的街巷景致，它是衢江滋养出的城市根脉，是水陆交汇沉淀下的岁月肌理，更是人间烟火与千年历史相拥共生的精神坐标。江水滔滔千年，世事几番更迭，唯有这片城郭静静仁立，收纳着古城的沧海桑田，见证着一城烟火的生生不息。

每仁位立城楼远眺江流，思绪便顺着悠悠水波溯回千年往昔。南宋以降，衢州商贸鼎盛，水亭码头终日喧嚣不绝。晨雾初启，挑夫的足音踏碎江边清露；暮色四合，商贾的闲谈漫过沿街巷陌。檐声、水声、吆喝声交织错落，汇成古城最鲜活温热的市井长歌。四方旅人在此停舟歇脚、互通有无，山河的闭塞被流水打破，古城的襟怀被往来行人拓宽，也慢慢养出了衢州温润包容、谦和豁达的城市底色。

流水载得盛世繁华，也载尽世事浮沉。时代辗转变迁，陆路交通日渐兴盛，水运航道慢慢褪去昔日荣光。曾经帆樯林立、舟车辐辏的码头，渐渐归于清寂。繁华终有落幕，喧嚣终归平静，唯有青石板上深浅的辙痕、老墙面上斑驳的苔迹，默默留存着水运兴衰的过往。风过街巷，仿佛仍能听见千年之前的人声鼎沸，让人真切读懂一座古城从繁盛到沉静、从喧嚣到安然的岁月沧桑。

水亭门的风骨，沉淀在一座座历经风雨的古建之中。千年古城墙，千年天王塔，天妃宫相依而立，勾勒出古城水陆共生的活态肌理，也是衢州人根植心底的乡愁印记。始建于南朝的天王塔，千年来静立云端，默默守护一城烟火。风雨磨蚀了檐角，岁月浸染了塔身，却未曾动摇它扎根故土的姿态。古时游子远行、归人踏浪，遥遥望见塔影凌空，便知故乡将至，心底便生出安稳与暖意。一座古塔，便是一城人亘古不变的归乡坐标。

唐代始筑、历代修缮的古城墙，层层砖石叠砌着城池的记忆。旧日里，高墙是护佑百姓的屏障，隔绝兵戈风雨，守护一方安宁；如今褪去御敌戍城的使命，化作古城沉稳厚重的脊梁，温柔怀抱街巷民居与寻常烟火。天妃宫承载着古人对行舟平安、岁岁顺遂的虔诚祈愿，袅袅香火绵延至今，既留存着水运时代独有的民俗文脉，也藏着衢州百姓代代相承的温良与向善。

三街七巷的千年格局未曾改动，古祠旧宅、殿宇戏台散落其间，错落成韵。不同于后世刻意雕琢的仿古景致，水亭门的古意是鲜活的、有温度的。这里没有冰冷疏离的历史标本，只有生生不息的人间日常。晨起炊烟漫过青瓦，暮色晚风穿拂深巷，老者闲话家常，孩童逐巷嬉游。厚重的历史从未高悬于尘世之上，而是温柔落进烟火三餐、四季晨昏，让千年文脉与百姓生活血脉相融。

回望古今，虚实相生。千年前，码头挑夫朝夕奔波，四方商贾往来逐利，临水人家枕水而居，一代代人在此谋生相守、安度流年。千年之后，街巷依旧、流水依旧，人事几番更替，唯独温情与气韵从未断绝。那些远去的舟楫喧嚣、商旅繁华并未彻底消散，而是沉淀为街巷的底色，浸润成古城从容宽厚的品性，岁岁滋养着这座城的风骨与温柔。

一座古城最好的成长，从不是推倒重来的颠覆，而是守根续脉，顺应民心的新生。曾经的老城街巷斑驳、老屋陈旧，藏着岁月留下的缺憾，也载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殷殷期盼。所幸衢州的城市更新，始终顺着古城肌理、循着民心所向缓缓推进，不贪速成，不逐浮华，在保护中传承，在修缮中新生。

如今的水亭门，古塔依旧、古墙依旧，江流依旧，千年文脉完整留存。旧日斑驳的街巷焕然一新，沧桑的古建重焕风雅。夜幕垂落，灯火映江，塔影、城影、江影交叠相融，古韵清宁与人间烟火温柔共生。老街守住了老衢州最纯粹的市井底色，新城生长出新时代最蓬勃的生机气象。一江两岸，古今对望，新旧相融，便是千年古城最动人的模样。

水亭门的千年更迭，正是衢州城市变迁最生动的缩影。这座城市始终懂得敬畏过往，用心珍藏码头记忆、城墙风骨、古塔乡愁；亦始终懂得奔赴新生，顺着百姓的期待打磨城貌、滋养文脉。岁月洗去浮华，留下从容；时光沉淀过往，成就温柔。

衢江流水不息，古城文脉绵长。水亭门承载的，是一城沧海桑田的变迁，是一代代衢州人的烟火人生，是古今相融、新旧共生的岁月诗意。它见过千帆云集的盛世繁华，也熬过车马寥落的静谧流年，最终沉淀为一城安稳、万家平和。

时光有序，岁月温良。今日的水亭门，古意未改，新生不止。悠悠衢江水静静东流，默默见证着这座千年古城，守住初心，不负烟火，循着时间的刻度，顺着民心的期许，岁岁安然，日日向新。

请扫描二维码欣赏“橘颂发声”。

“橘颂发声”直播时间为衢广播FM97.5每周二上午10点到11点。

重播时间为衢广播FM105.3周六、周日20点到21点；衢广播FM97.5周一上午10点到11点。

